

半湾镰刀

董均倫作

沃渣插畫



北京書店印行

半 灣 鏟 刀

董 均 倫 作

沃 渣 插 畫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半灣鎌刀

作者 董均倫

畫者 沃渣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發行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

小 叙

均倫同志要我替他的「半灣鐮刀」寫一篇小叙，但是我能夠寫什麼好呢？這十一篇故事的本身，已儘够說明貧僱農在地主封建勢力下面生活、思想、文化的各方面。他們的被剝削，受痛苦，在壓迫下面的哀訴、掙扎、反抗，特別是復仇的怒火，幾乎潛伏在每一篇之中。貧僱農由於被損害的關係，一向是沒有文化的，然而從這些故事之中，却充分地表現了他們的聰明睿智，偉大的藝術天才。我希望我們大家，能多多地搜集這一類作品，把它有計劃的陸續編寫出來，這將是中國農民文藝史上口頭文學最寶貴的資料。

阿 荊

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在大連

目 錄

- 一 狼……………(一)
- 二 元 寶……………(三)
- 三 覓漢和少掌櫃……………(五)
- 四 鬼……………(七)
- 五 窮 神……………(一〇)
- 六 潘大牛……………(一二)
- 七 八大將軍……………(一五)
- 八 浪蕩鬼……………(一七)
- 九 鎖草王……………(一九)
- 十 趙匡胤吃小豆腐……………(二一)
- 十一 半灣鎌刀……………(二三)

狼

從前，在平度地方，有這麼一個傳說：在一個山溝溝里，住着一個老頭，那時候人烟少，這一家子，那一家子的，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曠。那陣浪倒很多，這個老頭家里什麼人也沒有，都死了。可是他家挺熱鬧。他養着一隻狗、一隻羊、一隻貓、一個鬼子、兩隻雞、還有兩個扁嘴（鴨子）。到爭起食來，雞也叫，狗也咬，羊也「咯咯」。老遠聽挺熱鬧



從平度里出一個狼來，老頭一看他是養的。
。那隻的

的。這一天，老頭上山去砍柴火，他在一個石縫里，挖下一個小狼，一下子拿家去了。他說：「傷生有罪。」就使繩子把牠拴起來。在脖子上給牠拴一個小鈴鐸。成天叫牠「小青小青。」天天餵牠。有時候趕集回來捎塊肉給牠吃。老頭子很親牠。到以後狼長大了。也長出牙來了。有一天，老頭趕集回來又拿着肉去餵牠，這狼吃肉不飽，又呲着牙照他手咬一下子。都咬出血來了。這個老頭子對那個狼說：「我養大你身子，沒養過你心。我放你吧，你自個去找什麼吃去吧。」他一頓把牠放了。這一天，老頭又去趕集，回來天就晚了。離家還有半里多路。聽着鈴鐸響，從溝里躡出一個狼來，老頭一看正是他養的那隻。他說：「這不是小青。」狼照着他身上撲過來，他年紀已經大了，也沒有勁招架，三撲兩撲，把老頭撲倒了。一頓闔開膛，吃了肝和五臟。

元寶

離平度城不遠的地方，有這
麼一家有錢的，他白價黑夜的光
打算怎麼會發財。總想沾人家的
便宜。天長日久，誰也不敢靠近
他，背地給他起個名叫三刀子。
他招了一個佃戶姓張給他種地。
收成了，把打下的好糧食都自己
留下，給佃戶些糶的、陳的。
好糧食賣了換上元寶穩（藏）
着。元寶就越積越多。有一天晚



張老戶倒的他和，了慌餓是在實主財
「。吧子餅的你買寶元使我」：說

上，做了一個夢，叫賊把元寶偷去了，他吓的出一身汗，以後他就永遠把元寶帶在身上。有一年夏天，下了若干日子雨，莊東頭一條大河的水一頓出河了。眼看着就快衝倒屋了。佃戶老張找找屋里什麼也沒有，就還有兩個秫秫麵餅子。他拿着爬到一棵大樹上去了。這個財主他慌了，看看這個也捨不得，看看那個也捨不得，到以後他就帶着他的元寶上樹了。雨還不住下，房子也衝倒了，管那里也是汪汪的一片水，一天過去了，水還是不消下去，佃戶老張在樹上啃着秫秫麵餅子，財主拿出元寶來望望，明晃晃的，又放在布袋里。到了最後佃戶老張吃得還剩一塊很小的秫秫麵餅子。財主實在是餓慌了，和他的佃戶老張說：「我使元寶買你的餅子吧。」老張想了一會，「我要元寶就沒有餅子啦。放着餅子可餓不死。」就和財主說：「元寶不好吃。我不賣。」財主也沒有法，手里拿着元寶餓死了。



還：嗎餓怕不來從是不你」：說計夥小
「！人丟我罵

覓漢和少掌櫃

在山東省平度縣有一個村子叫張世，住着一個大地主姓白。他自己不種地，僱着很多的覓漢（種地的僱工）。他不捨得給覓漢吃，特爲把餅子做生了，不就不是不餓吃的，覓漢們沒有好生吃過一頓飽飯。有一天，三個覓漢上泊回來，餓的泊不了，年紀小的覓漢吆喝着「餓死了，餓死了。」一頓叫少掌櫃的聽見了。把那個覓漢好一個損。末後說：「你真給我丟名譽，還餓死了，我從來也沒有餓一遭。」

覓漢們聽了很生氣，三個商議怎麼扎圍（處置）他。那個小的說：「等他再上泊籬伙揍他一頓。」老的說：「不好，叫老掌櫃的知道了，咱們命就沒有了。我可有個法，咱那少掌櫃好打槍，明日叫他來打槍，你看着我的。」說着就把莊稼苗給拔斷了好多。到了晚上，他跟少掌櫃的說：「咱東山的莊稼都叫兔子截斷了，少掌櫃快去打吧。」第二天很早就吃了早飯，少掌櫃的跟覓漢們到東山去了。在那里跑了一頭晌也沒有看見一隻兔子，年老的覓漢說：「你在這里等等，我上那個山上去望望，有，我就吆喝你。」他去老一大歇，天都晌歪了，他在北山上吆喝：「這里有鬼子。兩，三，唉，快……」少掌櫃的聽見了，拿着槍跑去了。老覓漢說：「你來晚了，都跑山下去了。」他兩個又下山，左找右找，這時候日頭就偏西了，少掌櫃的覺着肚子餓了。那兩個覓漢啃着秫秫麵餅子，趕吃着趕走過來，遞給大年紀的覓漢一塊，小的說：「少掌櫃，這是窮肚子吃的，你吃不下去。」四個人就往家走，少掌櫃的也不好意思要。以後，餓的實在受不了了，沒法，就跟夥計說：「給我一塊吧。」小夥計說：「你不是從來不怕餓嗎？還罵我丟人！」少掌櫃氣的直嘔唾沫。

鬼

這是十年前的事了。那年秋里，我從劉珍年的隊伍里跑回來，走到平度城南一個曠，天就黑了。我尋思到這個大門里去找個宿，正好走出一個老頭來，我說：「老大爺！行行好，留俺一個宿吧。」老頭說：「是啊，誰出門還帶着房子啦，我倒有個閒房，就是不大清淨，要不嫌乎你就來宿。」我心里想：那裏有什麼鬼妖的，都是自己吓自己。我就說：「老大爺：出門在外的人，那裏去找那麼些方便。你就留我個宿吧。」他就把我送到西院的一個房子里。老頭子開開門，點上燈，唉呀，屋裏陰森森的，窗台上蜘蛛網，桌上的灰，滿滿的，那個老頭掃掃炕，拿了被給我蓋，我問他都有什麼人？他說：「我命苦。這時候就剩俺兩口子。以前我也有個兒，長病死了。媳婦子白天黑價的哭，有一天俺老兩口子都暈覺了，她就在這個房子里吊死了。從那以後，俺老兩口子就不願意進來，進來就難受。今年伏里聽傳言傳語的說：俺街上有個打更的，晚上聽見

這個屋里有動靜，他爬到後窻上一望，望見屋里有個女的在梳頭。也許是怨氣不散。先生，你晚上幽覺警醒點。」他要了一會，就走了。我想，管他媽的，我吹死燈，瞓我的覺。也怪，怎麼幽也瞓不着。到了半夜，我聽着，院子里那些草嘩啦啦的響，桌上的燈，「碰磕」的掉在地下，我大大膽胆喝說：

「媽的，老子什麼也不怕，給我滾。」聽着，從桌子上「撲通」的跳下一個東西來，不多時候院子石頭上聽着好像一個穿木頭底鞋的女人叭噠叭噠的走過來，我心里的話「怎麼，這是真來了？」我爬起

來，避在牆邊下，來了，我就和她拚上。這時候，她就走到門根下，引的那個門，唵隆唵隆的響，又叭噠叭噠的回去了。沒多大時候，又叭噠叭噠的回來啦，引門又沒引開，



我就，了來，下邊牆在避，來起爬我
。上拚她和

就聽着竄下的樹好像人掙的枝子和葉子響，我想，她要把窗櫺里鑽進來？我自己覺着頭髮梢都「一扎扎」的。這時候，我聽着那個老頭在院子里跟他老婆子說，「找着了，驢在這院子裏。」媽的，這是個驢。我的心，撲通下的放下了。我就快拉洋火點燈，地上一個貓，「趣」一下子跑出去了。哦，燈，原來是牠蹬下來的，我說：淨自己吓自己。哪有什麼鬼呀妖啦的。



「你這窮神到那去？」他問去過就他
「俺家過去幾年吧。」

窮神

我聽俺老的說，在老一輩，有這麼一塊事：這一家子，就他老兩口子過日子，兩個都老了，做營生也做不動了，以前還租人家一些地種着，他老了，沒有勁種了，打不出糧食，交不上租子，人家把地也就要回去了。沒有法。兩口子，吃累挖苦的，做豆腐賣。有一頓，沒一頓的，餓不死就是了。到了過年，五更黑價，旁人家都去迎財神，老頭子氣不過就說了：「我接了一輩子財神還是窮的這號樣。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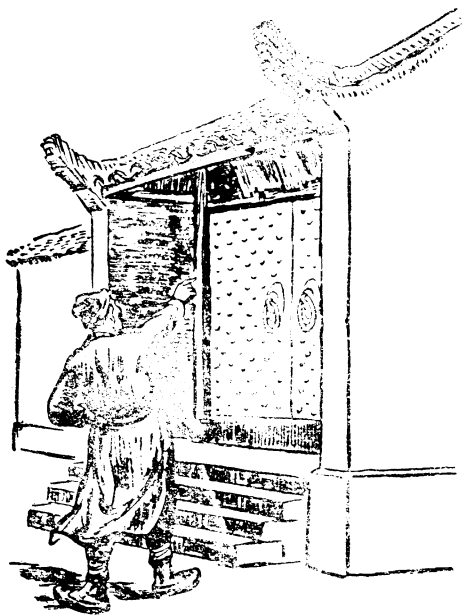
年不接財神我去接窮神。」老兩口子打着燈籠就去了。到了街頭上，燒上紙，看着有一個人老遠的來了。走到近前一，穿的破破爛爛的，是一個要飯的，老婆子埋怨說：「這都是你說的，真是來窮神了。」老頭子賭氣說：「我就偏接他。」他就過去問他：「你這窮神到那去？到俺家去過年吧。」這個要飯的，正好沒有地方去，就跟他去了。到家以後，兩口子也不把他當外人，剩的一些豆腐渣，豆子皮，三個人就一起吃。要飯的不挨餓了，也就感覺有勁了，做完豆腐，空里上山拾草，給人家挑腳，慢慢的掙下錢，他也不捨得化，積得多了，他就買上塊地，三個人過的日子一天強起一天，到以後就不缺吃不缺穿的，人家鄰舍百家的都說：「人家這是接真財神家去了。」

潘大牛

說個俺疇里的故事給你聽吧。也不知在那一代，那一朝。反正很早了。在俺這個疇中間，有這麼一眼水井，這個井里的水略微帶點紅色，那時候，俺疇里的人都喝這眼井里的水。也怪，喝這個水，潘家疇里每一輩都出一個能人。有一輩里出了一個能人叫潘大牛。這個潘大牛長得身高力大，威威武武的，更加上一身好武藝，沒有能打過他的。他天不怕，地不怕。皇上他也不怕。這個人心膈眼可好。好打抱不平。誰仗勢力欺負人，他非找着打他一頓不行。那一年，縣官貪贓，斷了一件屈官司。他聽說了，不服氣，跑到衙門口好一頓噓。縣官掩上大門，聲氣也不敢透。這回把縣官得罪了。就上朝廷那去告他，說他想「造反」。朝廷就傳下聖旨，發下兵，叫縣官領着來拿他。到這里，叫他使勁吆喝了一聲，把兵的耳朵一頓震聾了。把縣官也殺了。那個領兵的大將跑回去告訴朝廷說：「不行，捉不着他。咱朝里沒有能打過他的。」朝廷聽了吓的了不得，

和大臣們就商議了，有一個大臣說：「咱把他買過來，朝廷差個人給他些銀子，再封他個大官，叫他歸順咱。」朝廷一聽這個辦法好，就差人來了，使大車拉着銀子，封他個大將軍。這個潘大牛就性子直，說：「我潘大牛不喜得要哪的臭銀子。」官，他也不作。他把聖旨一頓撕了。那猷聖旨的跑回去告訴皇上啦。皇上聽了又和大臣們商議怎麼治他。一個大臣說：「買他曠的人把他藥死。」皇上說：「這個辦法也好。」可是上俺曠收買人都沒有上的。到末後一頓收買

了俺曠的潘二猴子，把毒藥放在他家水缸里，把他毒死了。這個潘二猴子可壞透了，他又去告訴皇上說：「穩着這眼水井，下一輩還出這號人」。皇上趕快差人把這眼井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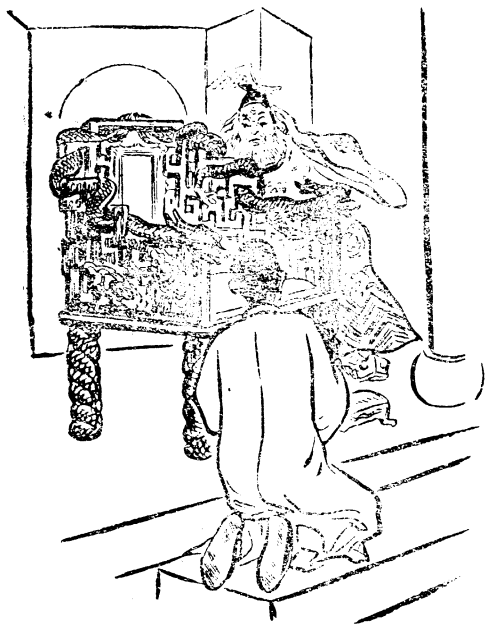


。嚙頓一好口門衙到頭，氣服不了聽說他

了。還怕人家偷着挖開，又蓋上關帝廟壓着。以後再也沒有出像潘大牛這號人了。

編者註：這故事說明了一個道理：

皇帝喜歡的官，老百姓不喜歡，老百姓喜歡的人，皇帝要毒死他，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認識和仇恨，借一個迷信故事來表達，這便是產生這故事的主因，當迷信故事看，便錯了。



。了去面後椅龍到轉的吓，了聽皇始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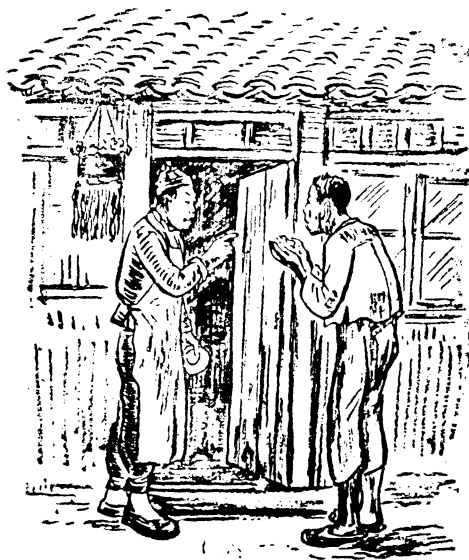
八大將軍

這個故事出在秦始皇那個年代。在平度城東鄉里有這麼一個疃，有這麼一家子，他娘生他弟兄八個。人家這弟兄八個可有武藝啦。大的會使錘，老二會使劍，老三會使大刀，老四會使長矛，老五會使雙鉤，老六會使棒，老七會走馬射箭，屬第八個長得矮，沒有力氣，可就會飛簷走壁，人家

都叫他們八大將軍。這八大將軍看不得有武藝，對待人可和氣啦。專門扶老濟貧，打抱不平。秦始皇幾次地招他們去作官也不去。就在家裏作莊稼養活老娘。這遍方里的人都很信服他們。可是把秦始皇吓的治不了。他就成天的打算。以後想出一個法來：「把天下的兵器都收來。」他弟兄八個的兵器也被收去，只剩八隻空手，不管用了。可是有一晚上秦始皇作了一個夢：夢見他弟兄八個一頓殺進皇宮來，吓的他一身冷汗出醒了。他起來說：「這還了得。」就差上大將把他弟兄八個殺了。遍方的人，爲了報答八大將軍的平日待人的好處，偷偷的把他弟兄八個的像刻出來，供奉着。可是這個事又叫秦始皇知道了。他說：「找出刻像的把他殺了。」大家都吓的治不了，可是這時候領頭刻像的跑到秦始皇那里說：「皇上：這八個人的像不是俺老民刻的，這是有一天晚上從地里長出來的。」秦始皇聽了，吓的轉到龍椅後面去了。

浪蕩鬼

從前在平度城西南關有一家富戶，兩口子也沒有三男兩女的，只有一個男孩子。小名叫家寶。怕冷着怕熱着，手心捧大了。到了十八歲，爹娘都死了。他自己做了主了，什麼事也不幹，又吃又喝，尋上小老婆，抽大煙，反正那一門不好他就學那一門。人家都叫他浪蕩鬼。到了以後吃的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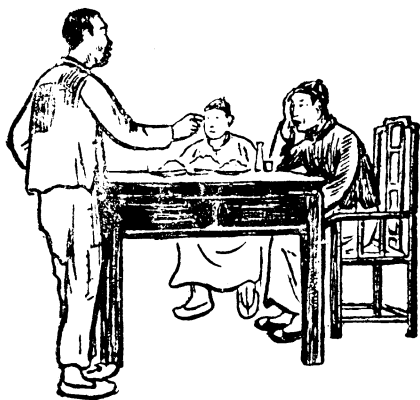


「你這浪蕩鬼」：了說就人些那子館
「。皮子餓的了擲你前以是就這

什麼好吃了，家里僱的大師傅做的都不如他的意，就是城東關里有那麼一家館子，這家館子在平度包包子餃子是頭一份好吃。他成天去吃。他吃餃子一個餃子把肚上咬一口剩下的他就都擲了。館子的人實在看他擲的可惜，就把牠收拾起來，晒乾了，日子多了攢了一大缸。這個浪蕩鬼今日浪蕩明日浪蕩，把個十全的家產一頓浪蕩完了。房子典的典了，賣的賣了，還是不够他化的，到了以後，窮的什麼也沒有了。沒有法就要飯吃了。有一天，他要到那個館子。館子那些人把他早先擲了的餃子皮拿出來打發他，他吃的有滋有味的，他問：「這是什麼，這麼好吃？」館子那些人就說了：「你這個浪蕩鬼，這就是以前你擲了的餃子皮。」他尋思起以前來，又難過，又懊悔，回去一頓吊死了。

鎮草王

喬立和馬德兩個人在一個書房里上學。喬立上了兩年，家里供應不起，就在家里下莊稼地了。閒里當工夫掙個零錢化，有一天叫馬德家里尋了去，一早就到泊里去了。馬德早上送飯給他吃，喬立鋤地還沒有鋤到頭，馬德把飯穩下，往外拾掇着飯傢伙。拾掇好了，喬立鋤地也鋤到地頭了。他把鋤往地里一插，想坐下吃飯，誰知道鋤沒插住，一下子倒了，「礮」的把小紅罐打碎了。飯也撒了。馬德也沒好意思說什麼，兩個吃點小豆腐將就着鋤到晌。到



。王草鎮塊一輛咱了忘你

了以後，馬德作了官了，喬立更窮了。有一天喬立出門有事，身上帶的盤費也不多化淨了，正相應路過馬德作官那個地方，他尋思馬德跟他兩父是老鄉又是同學，怎麼地也能借兩個。他就去找他。到了門上那個把門的不讓他進去。他說：「我跟馬老爺是同學。」把門的領他進去了。正碰着馬德在客廳里陪客喝酒，把門的說：「稟老爺！有老爺的同學來見。」馬德抬頭一看，看見喬立穿的破破爛爛的，就說：「你是誰，我不認識你？」喬立心里想，幾年你還不是和我一堆鋤地，這陣里就不認人了。可是不敢這麼說。他就編了個話說：「你忘了咱倆一塊鎮草王，草王作了反，倒了鋤大王，砸碎了紅罐縣，虧了豆大人，救了咱兄弟兵。」馬德聽了羞的滿臉通紅，說不出什麼來。

趙匡胤吃小豆腐

傳說趙匡胤沒作皇帝的時候，流落在平度城，黑夜上城隍廟里去宿。白日跌博拾錢，贏了就買什麼吃，輸了就挨頓餓。有一年，旱了一伏天，莊稼都枯乾了。到了春天，鬧荒年了，人看就要餓死了，光命够顧拉的，誰也不顧得去跌博拾錢。賣吃的更沒有了。趙匡胤沒有辦法啦，就去要飯吃，這號荒年要飯也要不出來，趙匡胤常餓的眼前放金星。有一天，要飯要到城東馬家溝，有一個姓孫的寡婦婆子，



這箇孫大娘一天上沽挖菜羹
（炒）小豆腐給吃。

看他這麼一條漢子，自己沒有人幹活，就留下他幫助幹活。這個孫大娘一天價上泊挖姜菜渣（炒）小豆腐給他吃。他覺着再好吃沒有了。以後他作皇帝了，一天價魚呀肉呀山珍海味的吃，吃長了都厭煩了，有一天，他閒的沒有事，又想起他在馬家溝吃的小豆腐來。他就叫廚子給做。廚子用了好白菜給他做了小豆腐。趙匡胤一吃不好吃，就把廚子殺了。又叫另一個廚子做，這個廚子什麼都會做，就是沒有做過小豆腐。他怕挨殺，一頓吓跑了。到以後廚子跑的跑了，殺的殺了，沒有人敢給趙匡胤做飯。有一個大臣，就上了一本說：「皇上！你何不就找那個孫大娘來做。」趙匡胤差人把孫大娘叫去了。孫大娘又弄了姜菜小豆腐給他吃。趙匡胤一吃，又扎嘴，又發苦。趕快的吐出來了。曲曲着臉說：「不對，不對，做差了。」孫大娘說了：「飽了蜜不甜，餓了糠如蜜。」



照，來趕跳就的下忽，個一的面前在跪
。簾一上頭他

半灣鎌刀

在山東省有這麼一家大地主，他家里的地不知道有多少萬畝，金銀財寶更是沒有數。他本人中過武舉，家里養着那麼些打手，莊客。要錢有錢，要勢力有勢力。誰也不敢惹他。每一年割麥子的時候，遠的近的都去他那里做工夫，只有去的他就收下，還有離着二三百里路的也都趕去。自己帶着

鐮刀和繩子，就像趕山會一樣的給他去割麥子。工錢到割完麥子，就掛出牌子，他高興寫多少就是多少。照着牌子上的數給錢。有一年，又到割麥子的時候啦，遠的近的都去了。割完麥子，掛出牌子五個錢一個工。回家不够盤纏錢，沒法啦，大夥找出兩個人到地主那去央告，一進去還要跪着，他坐在椅子上，連答理都不答理。央告了老半天，一個子他也不給加。到了晚上，大地主在場外風涼，坐着太師椅，搵着扇子，大家看看央告不出來，都一齊跪到場上央告，兩三千人就跪那麼一大片。

「太老爺！你開開恩典，加上幾個，要不俺回家道上就得餓死。」

大伙跪的脖拉蓋都酸了，地主還生氣了，連審帶罵的，罵到末後，是個人都聽不下去，跪在前面的一個，忽下的就跳起來，照他頭上一鐮，接着又兩三個一齊上去了。後面那些人都站起來吆喝着：「打！打！」這個大地主不及防備就那麼叫他們一鐮一鐮的砍死了。這時候，他家里的人知道了，一聲梆子響，莊客，打手，就把莊子圍起來了。「找鐮上有血的！」砍的人把鐮都扔到灣里去了：他們又喳了。「誰沒有鐮就捉誰。」大夥一聽，把鐮一齊往灣里擲，就擲那麼半灣鐮刀。大地主家到底也沒找着砍的那些人。